

追星的人



FAST十年，不只刻下中国射电天文的领跑刻度，更照亮了一方水土的命运转折。从餐饮店主到酒店经理，从岩土工程师到软件开发者，从供电守护者到高校师生、研学从业者、文创人、AI探索者——他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也在同一片土地上扎根生长。是大国重器，也是人心的回响。

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勘测设计院岩土设计所所长连江波：

我为天眼修“基座”

2010年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与“中国天眼”台址的岩土工程设计。

最难的是定位这个“锅”放在哪儿。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团队在省内率先使用三维建模，把地形、地质、危岩体、崩塌堆积体全部“搬”进模型，球心每挪一米，开挖量、边坡、馈源塔基础全跟着变。数百个剖面、海量试算，历时三年半，硬是在烂石滩上凿出球面，并将开挖投资从1.85亿元优化到0.97亿元，为国家节省了8800万元。团队发明的微型桩加固崩塌堆积体技术和人工开凿的泄洪隧洞，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天眼练就的本领，广泛用于之后的工作中，比如机场高边坡加固、煤焦电项目消水坑、山体滑坡应急处置，等等。16年来，我主持参与勘察设计项目200余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参编专著2部、地方标准2项。

南方电网贵州都匀供电局天眼供电服务队队长杨昌春：

当好天眼“保险丝”

“中国天眼”对电的要求近乎苛刻，比如馈源舱电压波动不能超过±0.5%、舱内备用电源只够撑十几分钟还不许断电……最初几年，我们和天眼团队一起磨合，摸清关键设备、加装UPS……

守护“中国天眼”，细到每一根电缆头。电磁静默核心区没有信号、又是禁飞区，无人机用不上，我们就徒步爬上一基基杆塔，查杆基有没有塌方、杆身有没有裂纹。2019年，第二回备用电源投运；2023年110千伏天眼变建成，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6%……十年间，天眼供电从“单电源”到“双保险”再到现在的多电源保障，我们依然日夜守护在现场，把每一次保电任务做到万无一失。

守护天眼，对我，早已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只要岗位需要，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当好国之重器的一根“电力保险丝”。

贵州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董爱军：

蓝图一步步变现实

2016年，接到贵州师范大学的邀请，我几乎没有犹豫，原因很简单：因为FAST。

对一个做致密天体、黑洞物理研究的学者来说，能守在世界一流大科学装置的“隔壁”直接用它的数据做研究，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到校工作后，我主要负责天文系特色学科建设。此后几年，我们一步步把蓝图变成现实：2017年获批建设贵州省射电天文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室；2018年招收首届天文本科生；2019年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成立天文系并与国家天文台共建“南仁东班”；2020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2022年获批二级学科博士点；2024年，拿下天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十年间，团队基于FAST数据已自主发现20余颗新脉冲星，谢晓尧教授团队自主开发的软件协助国家天文台发现了120多颗新脉冲星……2022年10月，一颗IAU永久编号58941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贵师大星”。我想，这是对学校积极推动天文学科发展、培养大量天文人才最好的褒奖。

贵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利：

让天眼看得更远更清

2018年，我来到贵州，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既有“中国天眼”，又有大数据。我们团队的核心方向，就是要将天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用AI服务FAST。

我们所做是给科学家提供工具，目前团队开发了70多个模型，其中20多个完全针对FAST，重点服务脉冲星和快速射电暴搜索。

今年，我们自主研发的天文智算大模型“天衍”入选贵州省行业大模型典型应用案例。这套面向天眼的AI系统，采用了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架构，并针对天文图像的特点进行了专门优化，本质上是一个针对FAST场景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

下一步，我们要从数据治理走向自主科学发现，打造“AI科学家”，从FAST历史数据中自动搜寻，重点瞄准快速射电暴起源等重大难题。同时，面向FAST二期和核心阵，开发更适配的AI系统，结合东数西算和超算，让“中国天眼”看得更远、更清、更快。

贵州溪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龚博翔：

搭起一套“数字管家”

2020年，我们正式与“中国天眼”签约，成为软件服务商。有人问，一家本土企业凭什么接下“大国重器”的活儿？我说，靠的是“笨功夫”。

2018年，我们就“盯”上了天眼，一次次跑大窝凼。我们将需求一条条拆开，每一步准备ABC三套方案，实地部署、反复验证，最终成功签约。6年间，我们为天眼搭起了一套“数字管家”：维保管理系统为上万台设备建档立卡、多源数据采集与处理平台打通了各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故障预警系统让隐患提前现身……天眼的设备来自全球各地，型号各异、格式杂乱，却要求毫秒级预测与推算，我们硬是一行行代码啃了下来。

这段经历让我们脱胎换骨：团队从几个学生到现在几十人，业务量每年翻一番，拥有专利10余项、软件著作权75项。我们还把在天眼练就的本领带向新赛道，比如联合哈工大研发AI辅助新药、为高校开发学生画像、成果转化系统等。

黔南师院天文学专业负责人喻业钊：

办好地方天文教育

在FAST落成之前，我们就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开展前期合作。在武向平院士的支持下，2015年我们完成天文学本科专业申报，2016年正式招生。这也是贵州首个天文学本科专业。

我们每年招生规模稳定在20余人，没有盲目扩招。十年来，超过六成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不少进入中小学担任科学教师，也有的投身本地科普文旅企业，整体专业对口度较高。

我们也清醒看到，想要深度参与前沿天文学科研，与国家级科研平台协同攻关，依旧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将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壮大天文专业师资队伍，办好地方天文教育；推行博士教师带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培养模式，让本科生尽早接触科研实践。同时，依托已建成的贵州省科普教育基地，积极申报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此外，我们将全力推进天文学硕士点申报，完善学科培养链条，为贵州天文科研、科普文旅产业输送本土人才。

贵州趣向旅行社总经理孙蓓：

天眼研学越来越热

2018年，我组建团队做天眼研学。那时研学在贵州还是新鲜词，课程怎么设计、安全怎么保障，全靠自己摸索。

天眼研学真正热起来是在2023年，当年我们接待研学学生4万多人次，人员来自省内各市州及广东、北京、上海、内蒙古、四川等地。如今接待量还在不断刷新纪录，团队里还多了国外学生的身影。

我们团队也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讲解员、安全员多是返乡的年轻人。孩子们从天南海北来，在“中国天眼”接受科学的洗礼，有的立志学天文，有的把天眼写进作文。2025年，《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进了语文课本，许多孩子带着课文走进南仁东纪念馆，说长大后也要像爷爷一样当科学家。

“天眼有礼”文创店店长张青青：

一件文创，一个窗口

我们门店2025年7月正式入驻天文小镇天幕街与游客中心，围绕中国天眼IP做原创文创开发。

早期，我们只有天眼少年一代、二代产品，在工艺、色彩、材质上还有不少缺憾。为打磨产品，我们对接多家生产厂商，多方比对价格、工艺与用料，一点点筛选磨合，迭代升级。

如今，第三代可旋转天眼少年文创产品正式推出，形象、色彩、做工都有了质的提升。店里品类也不断丰富，天眼模型、行星拼图、冰箱贴、文创摆件一应俱全，还提供个性化刻字服务，让文创礼物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度。

我始终认为，文创不只是纪念品，更是天文文化小小的传播窗口。游客带走一件文创产品，就是把天眼、把贵州平塘的星空故事带到全国各地。

星辰天缘大酒店总经理高霆：

这是我成长最快的十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平塘县克度镇人。2016年，我带着对家人的思念，辞掉省外的的工作回到家乡，进入星辰天缘大酒店工程部工作。就这样，我的人生和“中国天眼”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刚入职时，我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岗位员工，之后轮岗到前厅、销售，两年后走上管理岗位，一步步从基层员工成长为酒店总经理，同时还参与中国天眼迎宾馆酒店的运营管理。这十年，是我个人收获最多、成长最快的十年。

这十年，酒店的业态也跟着天眼的发展发生巨大变化。早些年，我们接待的大多是自驾散客，只提供简单食宿。随着天眼IP影响力越来越大，研学团、亲子游客、学术会议、疗养团队等成为了我们重要的客源。早在2017年，我们就率先做起科普服务，比如开设夜间天文小课堂、组织望远镜观测体验，不断丰富游客夜间生活，带动过夜经济。

未来，我将继续守好天文小镇的这个对外接待窗口，在家乡星空下，踏实前行。

“印象彭大厨”老板娘刘兴群：

我的小店也是一张名片

我叫刘兴群，是“印象彭大厨”餐饮店老板娘。早年，我和丈夫在独山做餐饮，他是土生土长的克度镇人。天眼落成，小镇人流日增。2017年，我们便回到克度开餐馆。

创业起步之初，主要接待来往散客。随着天眼的名气越来越大，五湖四海的游客，还有研学、亲子团队，一批接一批涌来，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今年“五一”，我们的另一家新店开业，现在两家门店加起来能同时接待500名游客用餐。

在我眼里，我们这家小小的餐饮店也是天眼景区的一张名片。游客奔赴此地仰望浩瀚星空，我们用心奉上贵州滚烫的人间烟火。很多研学的孩子在吃饭时，兴致勃勃和我们分享参观天眼的感受和见闻。这些温暖的小瞬间，更让我们坚定了要好好做饭的初心。